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檢查者 史錫永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第拾捌 冊） 共存廿卷 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包背
卷數	七十二至七十四　列傳六十二至六十四上
葉數	捌拾叁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染寸弱廣壹尺壹寸伍分强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名卷數下標葉數底闌標刊工姓名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是冊原版以卷七十三為較少第七葉原版後數行多補字首尾兩卷補版各六七葉桓徵慎匡驚泓完驚樹讓殿勗均缺筆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九日

列傳卷第六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卓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

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 說文曰徼

檢查者 史錫永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包背
卷數	七十二至七十四　列傳六十二至六十四上
葉數	捌拾叁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柒寸弱廣壹尺壹寸伍分强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名卷數下標葉數底闌標刊工姓名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是冊原版以卷七十三爲較少第七葉原版後數行多補字首尾兩卷補版各六七葉桓徵慎匡驚泓完驚樹讓殷勗均缺筆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九日

列傳卷第六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卓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

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 說文曰徼

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徼京師
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 卓膂力過人雙帶
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
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橐鞬
爲羌胡所畏稍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
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
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
則己有者則士 爲功者雖己
共有者乃士 乃悉分與吏兵
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
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
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

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
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乃劫致
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
金城人邊章韓遂 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
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
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途城亂懿出
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
露布冠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各千戶侯約允被
購約改爲遂 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
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
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

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表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此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

慎懼乃弃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
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爲羌胡
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
僞立隄以爲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比賊則同但異體耳）
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
槃鄉矣邑千户（槃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三年春
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
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
殺邊章及伯玉文矦擁兵十餘萬進圍隴
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
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皁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
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
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
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
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
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

督統諸部忠恥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
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
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涅
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垂稟
賜斷絶（前書音義曰牢稟食也古者名廩爲牢）妻子飢凍牽挽
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憋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怠急性也憋音芳烈反怠音芳于反）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
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

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
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
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
之恩爲臣舊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
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
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而太
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
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
讓等竊弄威福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

莫若去薪 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滄音測亮反寒也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 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晉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晉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 鳴鍾子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張讓等牆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 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官官而出 常侍段珪等 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 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 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 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

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延年案劍有敢沮大議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行淫亂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

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靈帝皇后）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以成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傳音陟戀反郿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

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
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
之屬以充鑄焉鍾虡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
懸石鑄鍾虡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halt
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
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
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
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卓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
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
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卓鑄小
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
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
以爲秦始皇見長人
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
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
兵器爲十二金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
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
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
情擢用羣士乃任東部尚書漢陽周毖侍
中汝南伍瓊英雄記毖作埤字仲遠武
威人瓊字德瑜毖音祕尚書鄭
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
范曄父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顒等以處
士荀爽爲司空其決黨錮者陳紀韓融之
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

韓馥爲冀州刺史
兗州刺史 英雄記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
州刺史 英雄記袁紹字本初汝南人
太守 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爲孫堅所殺
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

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卓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

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

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六賊至軍衆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黽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黽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愼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黽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典略曰煨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

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轄音甫表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爲文彩續漢志曰轄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轄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以弟叟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冥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鄠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十丈周迴一里一百步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嘗至鄠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柸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

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温參軍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爲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鄄音絹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

及温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子伯慎漢官儀曰温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

磔裂之也音丁格反
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
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
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人通天子都許追論瑞
功封子萌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
詩贈萌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
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
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
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懼墮泥還入更衣
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
壘及宮左步右騎也衛周帀令呂布等扞

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
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
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
北掖門內以待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
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
衷甲不入傷髀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
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
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
春秋曰布素
使秦謂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
明黑等以長戟挾卓車或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

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
僕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
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
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
者塡滿街肆使皇甫嵩坟卓弟旻於郿塢
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
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
胎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
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

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
八九萬斤錦綺繢穀紈素奇玩積如丘山
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
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劉艾獻
帝紀曰傕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
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
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
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
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

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床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傕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

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
楊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
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
鼠子欲何爲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軫以衆降傕
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
曲樊稠李蒙等合表宏記曰蒙後爲傕所殺圍長安城
二六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叛兵內反
叛兵即蜀吳也漢代謂蜀爲叛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
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
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
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
等皆爲將軍表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爲乎傕等不
應自拜署傕爲揚武將軍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
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
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
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
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
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抒出之棺向入轜下棺天風雨益暴甚遂閉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
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傕又遷車騎將軍開

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
張濟爲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
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
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
更以爲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
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
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催
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因
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
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
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
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爲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
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
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
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焉之子）
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
脅扶風吏人爲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及
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稟稟首合

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
和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
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音義曰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北長平坂名也）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劭
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
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
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
馬交髀相加（駢並髀也）笑語良久軍還利皆催
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

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
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意違之便忿憤喜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催汜稠
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
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
麥二十萬人相食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
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米豆
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

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撿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戾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於御前自加臨撿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戾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催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見稠果勇而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表宏紀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由是諸將各相疑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汜妻乃以酖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黨或有故也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

於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

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虎謂汜曰將軍達人閒事柰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虎虎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傕將張苞張龍謀誅傕汜將兵夜攻傕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

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傕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糗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爲食賜宮人左右傕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呂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辟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辟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

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又汜一名多鄙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鄙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鄙得以免傕乃自爲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人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特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敷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

袁宏紀曰濟使太官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口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上衆咸稱萬歲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駕即日發遣獻帝起居注曰車駕發遣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獻帝起居注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蜀志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弃軍還就李傕車駕

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
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
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
喻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
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
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耒宏記曰煨
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種輯素與定親乃
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
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
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
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奉給
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
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
定爲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張濟與楊奉董
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
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
勝數皆弃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
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時解即斬
刺之有美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
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
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
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耒
山

松書曰俊年二十五其督戰訾寶負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

袁宏紀曰傕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舡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

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

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傅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

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

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

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峽中大敗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爲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之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

閿鄉侯閿鄉今虢州縣也說文閿今作閿流俗誤也四年張楊爲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遥爲之埶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

隴據隗囂中操方事河北憲其乘閒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楊阜破超人也韋康以爲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嶷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詣叙家見叙母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爲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叙母慨然勑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

悉平魏志曰泉字妙才沛國人也爲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爲情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因遭崩剝之埶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刳剖也斮斬也紂刳剔孕婦剖比干之心斮朝涉之脛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傕汜等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癉毛萇注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戹陽戹五陰戹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戹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

也書曰象龔滔天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主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二

列傳卷第六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

也書曰象龔滔天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名行無禮必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主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二

列傳卷第六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

破羌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
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温討賊邊
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連懸
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畔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
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
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之洛
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
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
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

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
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
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
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
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
避位勑公卿奏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笑）
七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
原殺害吏民朝廷以廣威信素著恩積北
方明年復拜幽州牧廣到薊罷省屯兵務

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
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
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
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
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塞王
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
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
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
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
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
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
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
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懽
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
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
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
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

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勠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

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劒劉虞署爲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

音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
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
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
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
虞患其黷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
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
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
（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
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

二
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
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
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
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
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
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
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
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
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

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妻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

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
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
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
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
此疑之和後從表紹報瓚亡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
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
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
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後
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
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
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
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
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
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
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
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
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

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
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
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
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
將軍張温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
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
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
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
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
大敗弃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
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遂西管子
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蓬桴力戰
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
隊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
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
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
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
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

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弃其車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般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

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恐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遜位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弃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

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

新僭侈漸以即眞（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爲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貲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賑張楊累有功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惏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

爲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荆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侯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臣雖闇茸名非先賢（闇猶下也茸細也闇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鉞奉辭伐罪（鉞音方于反莖刃也鉞斧也）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續御名）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政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遒縣界流入）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

田指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指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指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梁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水在今幽州漁陽縣也又名路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

田揩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揩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揩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閒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朝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

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

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
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
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
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軍將士莫不懷歸解
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
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
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
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
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

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
使行人賫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
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
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
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尻歸
人滴水陵高滴水丑六反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
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
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爲應吾
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二

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揩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卑以自牧美哉乎季漢

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糾收也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倉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紆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閒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

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謝承書曰
謙奏昱茂才遷爲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
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闇宣自稱
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
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
屬東海國故城在
沂州承縣西南
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
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成宋改曰
傳陽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
不能克乃還過按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
西南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
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
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
傳曰門官缺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
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
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
郡人笮融音側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
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

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勑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諫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楊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珪踈獷武才驕猛（驕音去遥反）虞好無終紹勃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十重
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
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
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馳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諫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
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
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
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
入據其城後爲楊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
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己疾
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
忠以衛國伯珪踈獷武才驕猛（驕音去遙反）虔
好無終紹勃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三

列傳卷第六十四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袁紹　子譚

劉表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冢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軿猶屏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輜有蔽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

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奔節改第一蒻爲赤旄）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埶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

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邟音口浪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蘂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偉橋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天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理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

尉王環辟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環

吳循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云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没之後愼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

韓馥見人情歸紹已方得衆恐將圖己當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薦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頓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宮門外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 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冀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 魏志云諶荀彧之弟 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表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冀州也 言土廣也 今將軍資三玉如之孰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

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怯惟法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博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畧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夾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絕後令田豐殺此二人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驅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

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羣盜溥陵張朱角亦起與燕合燕推朱角爲帥俱攻瀕陶牛角爲飛飛失所衆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性張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

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御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田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爲奪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先皓天姿瓌傑雅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士崩奔走徒衆畧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徼迎編意擅發城郭兵登屋趙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栝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

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宁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窶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

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御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

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癭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干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投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干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

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鷹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孰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知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九州春秋曰圖字公則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

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

撫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貶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温授諫曰世

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懼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兔未分定之後雖鄙不能顧非不欲兔未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

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
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
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降霜悲哭而崩城者
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
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
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
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

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
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
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
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
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
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
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

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戹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翌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帀也左傳曰浹辰之閒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爲太傅從兄基爲太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爲前將軍封邟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鴆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蒸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

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舜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亟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

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躊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隱憂也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

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揚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

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

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

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
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陣之
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
君夷皐弑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
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
不討賊非
弑如何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荀利社稷專之可也
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
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
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舍弘之施蠲除細
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及
[illegible]

旆杜預曰回軍南向是臣畏忌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
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
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
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
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
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
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
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忘
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

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飜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日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磾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措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

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匹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又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鵲鶵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叔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爲大將軍改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爲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者不拘常例焉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

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甄音絹）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徒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嚮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

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表爲黃胄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表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

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舡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兵勢辟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

罪也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

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爲祟胡亥夢白虎齧其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望夷宮趙高令其壻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

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 及臻呂后祿
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
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
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
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
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
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
陵上替能無亂乎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
悾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 貪財
爲饕食貪爲餮悾音烏板反 父嵩乞匄攜養 續漢志曰嵩字
巨高靈帝時賣

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滿臚代崔烈爲太尉魏志
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頒魏晉世
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匄亦乞也 因臧買位
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姦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
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
作剽劫財物也音同 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 謂紹誅
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左傳侵
官冒也 於是揖
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弃瑕録用故
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

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皐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爲呂布所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授以偏師弊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殽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事見左傳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爲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鄒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

也杜預注曰登成也故復援旍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楊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乘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異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儆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爲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脣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柑音渠廉反尚書

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操因睚眥被以非罪笏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

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埳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曰天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莫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異哥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不可有以輔也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張純張舉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

倉垣河爲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乃欲運螳蜋之斧御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蜋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彫虎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騁良弓勁弩之勢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紹甥高幹爲并州刺史故言越

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漯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音他合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捋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捋音居蠟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捋之是也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烈火以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壅火於秋蓬覆滄海而注熛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勃存則威無不加勃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

實疲敝而主驕將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

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嬴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終爲秦所併也

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

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

紹乃度河壁延津南

酈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

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

官度

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云蒗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

紹進保陽武

陽武今鄭州縣

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

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塠東西數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

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

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誠禽但當縛之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破軍中呼曰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壍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爲瓊等

表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擣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表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

之曰表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爲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粮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 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閒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

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絶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令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曰紀 方當

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尚有利當掌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

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毗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

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四上

原件短缺

卷75-卷76